

【作家在读】

张抗抗读“龙城三部曲”

笛安 从小圈子踏入大社会

龙城三部曲《西决》《东霓》和《南音》，展示了作者笛安塑造青年人物出色的文学才能。笛安以流畅娴熟的叙事完成了浩浩百万余字的长篇小说，意味着她也同时完成了自己的青春成长。年轻的笛安，如今驾驭长篇小说已然非常得心应手，这部小说的取材，从以往的“一个人的青春”，转向了“一个被青春烦扰的家庭”，可看做是她文学创作路上的一座新的界碑。

对于这个以当代亲族家庭生活为底板的大故事，笛安本人似乎不愿意被冠名为“家族小说”。我赞成。因为“家族”需要历史背景的依托，应该具有对家族历史与地域文化纵向的追溯探寻。但“龙城三部曲”中描述的这个大家庭，故事的展开基本是横向与平面的。除了西决、东霓和南音等众多鲜活生动的年轻人之外，“家长”仅仅是一些面目模糊的符号，

是大家网状结构中勾连故事的一个个节点而已。笛安所倾心的是表现“寄生”在这个“屋檐”之下的小麻雀们的烦恼与挣扎。而麻雀对于“屋檐”的叛逃渴望，是温和与微弱的，并不构成作品的主要冲突。冲突更多地发生在她们彼此之间，发生在生活现实与她们内心需求之间。她从80后写作业已泛滥的“叛逆”空白中跳出来，重新审视家庭，另辟蹊径，通过被年轻人忽略或不屑的亲族之间的人际关系，找到了一个新的叙述视角——她的故事都是在“麻雀”之间展开的。

她关注的是南音、西决和东霓自身的存在方式和内心世界；关注这个大家庭中亲戚之间的聚合与分离，关注她们狭小封闭的生活圈内这一条血脉相承的内在纽带，究竟怎样牵绊着她们与社会的关联与纠结。在今天这个由独生子女组成的家庭所构成的中国特色的

社会形态中，人们不再有亲兄弟和亲姐妹，那么堂兄妹、叔侄、表亲之间的关系，便成为人间社会仅存的亲情、甚至是残存的稀缺情感。这是笛安的敏锐与过人之处，她通过身边“叔伯舅姨的子女们”这个独特的切入点进入小说，建立起人物关系的根据地，然后七枝八杈地伸展开去，从她们自己的小圈子小天地小空间里，试探性地踏入那个未知而迷惘的虚拟社会。

试想，再过若干年，在这个社会里，就连叔伯舅姨家的表兄妹堂兄妹也不再有了，每个人都是一个个处于游离状态的单体细胞，每个家庭都是孤立孤独的“个体户”，社会成员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那么，人世间会是怎样一种寡淡索然的情景呢？笛安这部小说，唤起了青年读者对于亲情的渴望，成为当代社会一曲家庭亲情的挽歌。



“龙城三部曲”
笛安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太平鬼记》
尚思伽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陈徒手读《太平鬼记》

尚思伽 繁花盛开的独家“历史”

细读短篇小说集《太平鬼记》，深感惊骇和诧异，仅有十六万字的篇幅却给人博大绵延的阅读宽度，翻阅时总有一种身置历史现场的触摸感，好像有名有据的一桩桩历史事件就是这样实时发生和演变的。这部短篇集应该说是国内小说创作中最为奇异的作品之一，它的出现打破了多少年来文坛存在的“历史短篇写作荒”现象。

作家们都愿意以长篇巨制去展现历史恢宏的场景，却怯于短篇的写作，从根本上说确实操作有难度，吃力不讨好。尚思伽一向喜欢文史类的东西，多年沉湎于此心得颇多，但动手写短篇却是要具备相当的勇气和学识储备，需要锻造不一般的独家“历史感”。

以前人们写孔子的去世场面，总是带着一种神圣的敬仰之情。而在尚思伽的笔下，《君子》中“孔子弥留”只是成为重要的活动背景，却给了诸位弟子充足的展现时间，有胆怯，有自恋，有拆台，更有算计，一群小知识分子的委顿和琐屑一一在目。作者的白描见出功夫，

在不动声色中细腻地勾勒了群体像，或许这种不堪就是最接近历史的一种实景，在以后漫长岁月中不断得到反复印证，使孔子众弟子有了中国最早的集体原罪感。

我个人喜欢《知音》的表述框架，师傅、高师伯和荆轲之间流转的凄切故事令人感喟，荆轲的一句“赞美”式玩笑话，却毁灭了高师伯完整的一生，正像高师伯所愤懑的那样：“天下最美丽最灵巧的手，盛在玉盘里，血还没有干，就端在他面前了。”我以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晦暗阴毒的节点之一，固然有太子丹的专制、草菅，但所谓“英雄”荆轲的人性缺失也是显明的。高师伯经历了易水河畔诀别的一幕，也经历了后几十年的坎坷，他才能由衷地道出对荆轲的贴身评价：“这个快活的、为所欲为的混蛋。”古往今来，没有人用这样凄美的文字全新诠释了荆轲、高师伯的故事，因而《知音》所到达的历史深度是从未有过的。

项羽乌江自刍之际，看见汉军中的故人吕马童，言愿以

己之首助其封侯，马童掉首背之。这个细节在史书中简单地露了一笔，尚思伽却没有忽视这样轻微的一句交待，由此深挖，竟然掘出一口沉淀的历史古井。《万人敌》就是这口历史古井的纵深图，“吕马童等人毁尸封侯能否安享天年”成了一道迷离的历史悬疑题。在《史官》一篇中，作家写出一个名叫“史苏”的史官竭力称职而又不得力的挣扎史，正好回应《万人敌》中无法一一破解的历史谜团。《太平鬼记》的过人之处，就是在于这种深入探究的文学创作过程，让历史变得异常简单而又繁花盛开。

书中每一篇似乎都有我们相熟的历史人物的缓慢出场，闪现我们习以为常、教科书式的历史片断，但这些旧事一经作者的重新描述、铺排，却会引来人们的一片惊呼小叫，原因在于这些异样而又平实的人物面貌罕见地显示人性的险恶和历史的诡诈。《太平鬼记》的文字善于营造氛围，摹画历史枝叶精当，感染力十足，这都是读者可以切身体会到的。

【微博书评】

卖书是艰难的事

本周，北京蜜蜂智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业宏的一条微博在业内一石激起千层浪。微博用激烈的语言质问出版社不公平销售政策给实体店带来的恶果，一时间，做书人、读书人、卖书人议论纷纷。这里从上万条讨论中节选数条，以透视当下的书业生态。

卖书人说

@恒者微言：出版社啊，你的不公平的销售政策最终不仅会把实体店搞死，也会把你自己也搞死！我从你家进货你给7折，你给网上书店还不到4折，你让我们这些实体店怎么活？对了，你把我们整死了之后，我相信你自己日子也不会好到哪里去！能不能看得远点，能不能考虑一下整个行业的生态。

@翟德芳：当今中国图书市场的恶化，并不是因为电子书与纸书的竞争，电子书近期还不能与传统出版物竞争。这种恶化主要是网络书店与实体书店的竞争，原因是网络书店的低价倾销破坏了整个市场机制，导致读者以低价、省力为追求目标，甚而怀疑出版社的定价机制，从而影响了整个图书产业的良性发展。

@猫糊糊：无论如何，要求网店提价以留出实体店生存空间，这是用剥夺消费者的利益来满足商户利益的做法，在我看来并不是好主意。不优先考虑消费者利益的商户不会有未来，难道会有人喜欢被垄断的市场？实体店创造自己的生存价值自然就有需求、有空间，没有为消费者创造价值的行业，萎缩也是正常的。

读书人说

@代修鹏：读者网店购买低价销售的图书——出版社利润低——作者稿酬低——好作品少劣作品充斥——读者抱怨。貌似得到实惠的是个体，最终受损的是群体。但是我们是特喜欢享受个体眼

前实惠的。

@作家金满楼：我虽然在网上市了大量的书，但我不得不承认，网上书店以二、三折的价格卖书，这是在抢流量而不是在卖书。图书，只是他们抢占市场、搞垮对手的工具。虽然读者会获得一些利益，但最终会搞垮整个图书行业，而不仅仅是实体店。

做书人说

@何家炜：折扣不一样的问题源于售价不一样、书有定价还不按照定价销售、才是问题根本。

@黄孝阳：大众图书的出版现在真是很苦逼，小媳妇的说。一是版权。作者红了，人就跑了；二是寄销制，回款周期漫长，独自承担退货风险。三是，在新崛起的电商面前，没话语权。惦念着全产业链的电商不少啊。

他山之石

@张欣欣：美国传统出版业(包括杂志报纸)在历史完结中。然而亚马逊电子书销量巨增，美国人读书量增，法案支持亚马逊价格，人家自产阅读器，作者直接出版。我们处在古登堡印刷术以来媒体阅读革命转型期。中国出版业和网上售书都被挤压，互相抱团(做梦)也是死路一条。请放开想象力！

@康定斯基：法国政府对纸质图书实行统一价格，实体店和网络书店同价，同时对打折做出限制。但不是每一个政府都是法国式政府，并且实体店自身也问题多多。

新京报记者 于丽丽

【周末活动】

重逢史铁生

时间：8月4日 14:30-16:30
地点：世贸天阶北街时尚廊书店
嘉宾：陈晓明 孙郁 解玺璋

《画堂香事》、《太平鬼记》新书沙龙

时间：8月5日 14:30-16:30
地点：世贸天阶北街时尚廊书店
嘉宾：孟晖、尚思伽

诗歌翻译与双语写作

时间：8月5日 9:30-12:00
地点：芍药居文学馆路中国现代文学馆
嘉宾：田原

身边的江湖

时间：8月5日 14:00-16:00
地点：字里行间书店(德胜门孔子学院总部)
嘉宾：野夫、徐晓

